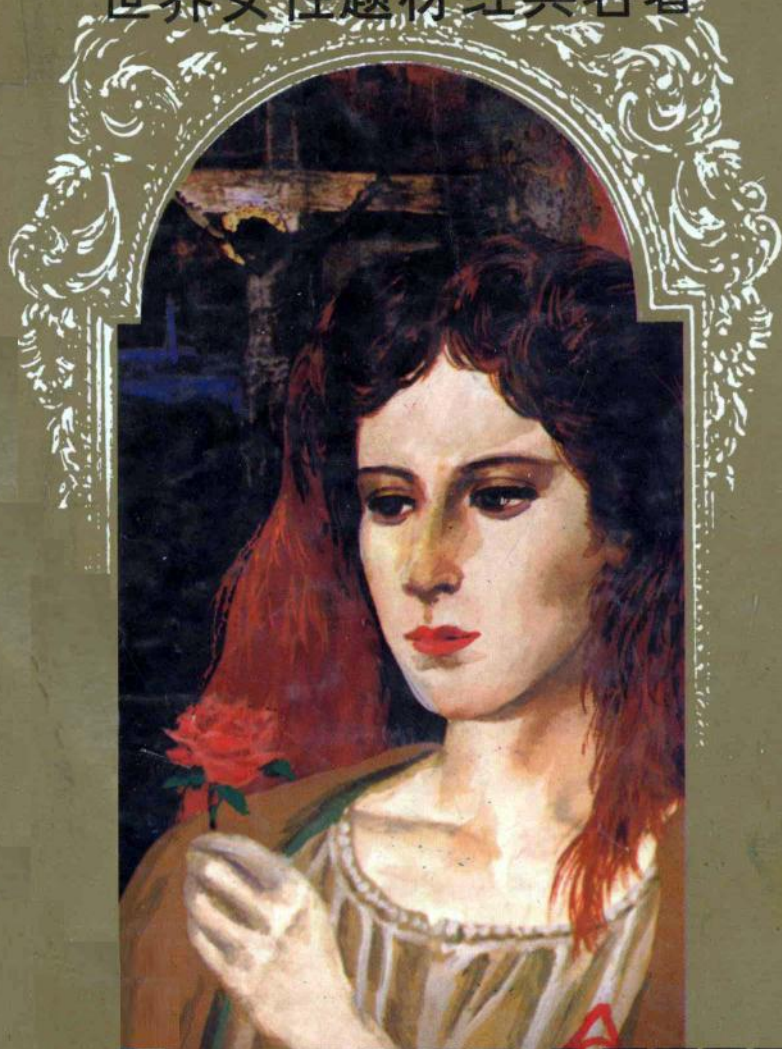


世界女性题材经典名著



SCARLET LETTER

【美】霍桑 著 温烈光 译

红 字

THE SCARLET LETTER

【美】霍桑 著 温烈光 译

红 字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红 字

[美] 霍 桑 著

温烈光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1 插页 150,000 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 7-5360-1580-1/I-1407

平装定价: 5.45 元

造孽还是造反

——译本序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 1804--1864)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沙伦镇,祖辈均为虔诚的加尔文教(即清教)信徒,先祖约翰·霍桑是法官,曾参与1692年沙伦驱巫案的迫害教友派活动。霍桑成年后对祖先迫害异端的行为深感不安,产生一种负罪感,后来在其姓氏Hathorne里加进一个W,变成Hawthorne以示区别。他对清教徒迫害妇女的行径尤为痛恨,这种心情在《红字》的作者自述《海关》里有所披露。

霍桑四岁时,当船长的父亲去世,后来在舅父抚养下长大并进波多因学院读书。同学中成为好友的有后来当总统的皮尔斯和诗人朗费罗,他们对他的生活和创作生涯产生过影响。1825年大学毕业以后,霍桑回家乡沙伦并开始写作。他潜心阅读,广交朋友,四处游历,深入社会。1839年霍桑在皮尔斯帮助下进波士顿海关工作。三年后他偕同妻子迁至康考德的布鲁克农场。这个农场是超验主义者爱默生于1841年建立的实验基地。他在农场生活期间与爱默生、梭罗过从甚密。1845年霍桑返回家乡,在海关任职,并开始创作《红字》。1848年自由党执政,由于政见不同,霍桑次年遭免职,于是全力以赴投入写作。霍桑顶住精神与经济的压力,终于完成全书,于1851年出版。《红字》问世后使霍桑名声大噪,以后被公认为美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该书成为美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流传全世界并改编成

电影、戏剧，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红字》的历史背景是1650年前后的波士顿，当时的居民是十七世纪初期为躲避欧洲罗马教皇专制和迫害而移居美洲新大陆的清教教徒。清教徒在反对主公贵族的骄奢淫逸的同时，标榜“勤俭清洁”，而同时走向排斥感情，禁绝欲望的极端。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祖籍英格兰，出生于没落世家，随同大批移民渡海到美洲谋生。她的婚姻极不美满，丈夫是个身体畸形的老学究，而她则是个美貌动人的少妇。她先于丈夫到达波士顿，两年中彼此失去联系，并听说丈夫在渡海途中遇难。于是，她与当地年青牧师丁梅斯代尔发生恋情并生下孩子。事情败露后，她遭教会惩罚，被判刑坐牢并要在胸前佩戴红色字母A。为了保护恋人的名声和前程，她独自承担罪责，忍辱负重，顽强地生活下去。她用双手刺绣缝衣，赚取微薄的收入养活孩子。与此同时，她还接济穷人，四处行善，以一颗善良的心博得乡民的同情。后来她与牧师在林中相会，密谋出走，去寻找幸福。但牧师出于怯懦的个性和受宗教思想束缚，不敢与海丝特一起逃走，相反他公开忏悔自己的罪过，最后倒在海丝特怀抱里咽下最后一口气。牧师死后，海丝特母女远走他乡，女儿长大成人，而海丝特依然眷恋着牧师，后来在牧师的坟墓旁边出现一个新坟，那里就是海丝特长眠的地方。

《红字》塑造了一个敢于冲破宗教教规束缚，争取完美爱情的女性形象。应当承认，海丝特追求的爱情包括两方面——情爱与性爱。但是这两者她都没有得到。在情爱方面，她与丈夫齐灵渥斯没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在性爱方面她得不到肉欲的满足。齐灵渥斯承认：“我天生畸形，一个人以为能以才智掩盖身体的缺陷，去博取年轻姑娘的欢心，简直自欺欺人。”而海丝特也向丈夫坦露：“我没有感受到爱情。”

在清教思想浓厚的年代，“教堂里的处女一个个变得脸色苍白，她们心中的情欲渗透着宗教情感。她们将它想象为宗教的一部分，将纯洁的心中的情欲和盘托出，就像摆在圣坛前最合意的祭品一样。”海丝特不愿意为宗教牺牲情欲，不愿意把情欲当成“祭品”，她为情欲而忍受屈辱与折磨。作者对海丝特寄托了希望与理想，塑造了一个反抗宗教束缚，敢于争取女性权利的形象。在霍桑看来，海丝特不是造孽，而是造反，造的是清教教规的反，男女不平等的反。

霍桑在小说中探索两性结合的天性。这个天性是性与情的结合。性指的是身体的、肉欲的快感；情指的是男女之间的全面接近，心理上的亲密，精神上的融合。而海丝特追求的正是这种情爱与性爱完美结合的婚姻。然而在霍桑的年代，妇女的从属地位以及宗教思想的束缚，使她们失去应该得到的爱情。在小说里。作者疾呼：“这个恼人的问题时常萦绕脑际，还伴随着对于全体女性的思考：女性中最幸福的人，她们的生存有价值吗？至于她个人（指海丝特）的生存，她早已认为毫无价值，而且认为这是毋庸置疑的。勤于思考，或许正如在男人身上发生作用一样，也可以使女人得以安静，但却偏偏令她悲哀，这也许由于她看到自己面前的重任无法承担。首先，整个社会制度要彻底推翻，然后重建家园。其次，男人的本性——或者说长期遗传下来的习惯而类似本性的东西，应该根本改变，那时女人才能得到近乎公平合理的地位。”（见《红字》第十三章）“让那些只得到一纸婚约而没有赢得女人的心，没有赢得她心底里火一般的激情的男人发抖去吧！”（见《红字》第十五章）。红字A原本是新英格兰当局制订的法律，凡犯通奸罪者，身上须佩红布做的A字以示惩戒，但海丝特的美德使耻辱标记（Adultery）成了“能干”（Able），甚至“值得尊敬”（Admirable）的

标志，作者在这里寄托了改革法律的理想。

《红字》问世以后，西方文学中继续出现以女性追求平等，追求性爱与情爱完美结合的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它成了女性题材的主要内容。把握这一题材并加以深化，写出有影响作品的作家有英国的D·H·劳伦斯。劳伦斯的《虹》^①写了一家三代人的夫妻生活，第三代的厄秀拉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她探索与追求性爱与情爱完美统一的理想婚姻，但由于与恋人思想感情不一致，最终没有结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塑造的是一个蔑视贵族权势与金钱，崇尚理想爱情的女性康妮，由于小说的政治色彩以及坦露的性描写，使该小说成为最有争议的作品，遭查禁并禁止发行达三十多年。

海丝特、厄秀拉、康妮是西方文学中争取女权的艺术典型，她们有恨，恨得痛切；她们有爱，爱得深沉，是敢爱敢恨的造反女性。她们追求爱情与变革社会息息相关，她们的命运吸引人们去思索，去改变自我，改变社会。

温烈光

一九九三年二月，广州

^① 花城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译本。

目 录

译本序 温烈光 1

一	牢门	1
二	市场	3
三	相认	11
四	会面	19
五	海丝特的巧手	26
六	珍珠	34
七	总督宅邸大厅	43
八	小精灵和牧师	50
九	医生	59
十	医生和病人	68
十一	牧师的内心	77
十二	牧师夜游	84
十三	海丝特的另一面	94
十四	海丝特和医生	101
十五	海丝特和珍珠	107

十六	林中散步	113
十七	教长和教民	119
十八	阳光灿烂	129
十九	溪边的孩子	135
二十	迷惘中的牧师	142
二十一	新英格兰的节日	152
二十二	游行	160
二十三	红字显露	170
二十四	尾声	178
海关——作者自述		184

一 牢 门

一座木头造的庞然大物。门是用大块原橡木板做的，门板上布满尖刺儿朝外的长铁钉。门外聚集着一群人，男人的脸上胡子拉碴，衣服灰不溜秋，头上的尖顶帽也是暗灰色的。人群中三三两两地站着几个女人，有的裹着头巾，有的什么也没有戴。

新殖民地的创建人自从踏上处女地的时候，就认准了一定要圈出一块地做坟墓，圈出另一块地做监狱，哪怕他们的本意是打算在这里建成一个充满幸福和人类美德的乐园。据此可以估计波士顿的先民在科恩山脚建起第一座监狱的年代，与他们以伊萨克·约翰逊^①的坟墓为中心建成墓地的时间大致相仿。如今伊萨克的坟墓已经成了教堂坟场的中心，周围的墓碑密密麻麻，这里已成了幽灵的聚集地。自城镇建成后十五至二十年间，木头造的监狱任由风吹雨淋，有的地方开始衰朽，有的已经摇摇欲坠，一副阴森可怖的模样。橡木门上的铁钉锈迹斑斑，在日新月异的城镇衬托下更显得破旧与古老。它似乎从来就没经历过青春的年华，因为打从一开始就与罪恶拴在一块儿了。这阴森森的监狱前面碾出了一道车辙，在车辙与狱门之间有一块

^① 伊萨克·约翰逊，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创始人。

草地，杂乱地长着牛蒡、苕蓎、毒蒡等难看的野草，这块恣蔓的草丛正好烘托着旁边那朵早就长出来的文明社会的黑花——监狱。在牢门旁边，几乎就在门角落，长着一丛野玫瑰。六月的阳光照得花儿分外艳丽，如同闪烁的红宝石。每当新囚犯踏进牢门，或被押出来拉上断头台的时候，花儿向他们送出几缕芳香，以表示造物主的怜悯之心。

〔谁也说不清究竟什么机遇使这丛野玫瑰得以挣扎生存下去，也许由于遮闭住它的高大的松树和橡树都早已被砍倒，也许由于早期移民女领袖安·哈琴生^①踏进监狱大门时在这块地面上留下了足迹。〕关于野玫瑰的种种猜测，我们无须加以繁琐考证，不过既然故事开头描绘一个阴森可怖的监狱时提到它，我不免要摘下一朵钻石般的玫瑰奉献给读者，一来它象征人类的崇高美德，二来可以调剂您的心绪，不致于被一个讲人性的脆弱与悲哀的故事折磨得黯然神伤。

^① 安·哈琴生（1591—1643），英国唯信仰论者女领袖，由英国移居马萨诸塞州，后被驱逐出境。

二 市 场

大约在两个世纪前初夏的某一个早晨，监狱门前的草地上聚集着一大群波士顿居民，人人的眼睛都盯住布满尖铁钉的橡木门，在别人看来，在即便是后期到新英格兰定居的人看来，这一个个胡子拉碴的脸上的阴郁表情预示着一件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一个囚犯就将被押出来受审，而法官对犯人宣布的刑罚也就是大众感情上的裁决。不过，在早期清教徒的清规戒律多如牛毛的年代，受罚的情况就不尽相同了：也许是处罚偷懒的奴仆；也许是孩子过分捣蛋，被父母交给当局接受教训，准备拉出来鞭苔示众；也许是一个反对清规戒律的贵格会教徒或者异教徒被驱逐出城；也许是一个游手好闲、无家可归的印第安人喝了白人的烈酒在大街上闹事，因而被驱赶进遮天蔽日的大森林；再或者就是那位市长遗孀，刻毒的老妖婆赫宾斯太太被判处绞刑。总之，[不管处罚的是谁，公众的脸上一样的严肃，这很符合他们的身份，因为在他们看来，宗教与法律完全是一回事。在公众的心目中，宗教与法律纠缠不清，即便是最温和与最严厉的条令也同样具有威慑的力量，同样令人毛骨悚然。]一个站在审判台上的犯人也许能从旁观者身上寻觅到一丁点怜悯的目光，不过此时的怜悯是吝啬、冷峻的。有些刑罚在今天看来近乎滑稽可笑，但在当时来说，即使是最轻的处罚也像死刑

一样令人胆战心惊。

在我的故事开头的那个初夏早晨，几个女人挤在人群中间。她们对于即将宣布的判决，无论是杀头还是鞭笞，都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这些女人有的穿着撑得很宽的篷裙，有的只穿一条衬裙就跑了出来，肥胖的身躯使劲往前面挤。在并不十分讲究文雅的年代，这种举动还不致于让人觉得不体面。如果把在英国土生土长的女人与隔了几代的漂亮后裔做一番比较，就会发现她们的思想和体魄都比后代更加粗糙，因为经过几代的遗传，母亲把美丽的容貌与健美的身段都传给了后代，即便性格的顽强没有完全传下去。当时站在监狱门前的女人，与标准女人就像男人一样粗壮的年代相隔不过半个世纪，她们是土生土长的英国女人的同时代人。故乡的牛肉、啤酒、加上完全未经碾磨的精神粮食一古脑儿往她们的肚子里灌。初夏的阳光照着宽厚的肩膀，壮实丰满的胸脯和红朴朴的圆脸蛋上。这一个个壮实的身躯是在遥远的岛国发育成长的，尚未被新英格兰^①的水土折磨得瘦削与苍白。而且，这些女人说话不留情面，话中带刺儿，要是今天让你听见，那话之刻薄，嗓门之高足把你吓一大跳。

“诸位太太，”一位满脸怒容的五十岁老妇人说：“我说我们几位上年纪的人有见识，在教会中名声又好，要是让我们去处置海丝特·白兰这个贱货就好啦，那才给大家做件好事呢。诸位，你们认为怎样？要是让我们五个人来审判，那就大不一样啦！能像这个法官大人宣判那样轻易放她过去吗？呸，简直胡闹。”

另一个女人接着说：“有人说虔诚的教长梅斯代尔伤透了

① 新英格兰指美国东北部七个州。

心，自己的教会里出这种丑事。”

“几位法官都是崇敬上帝的绅士大人，可就是太慈悲了，”第三个女人说，“我说至少得用红烙铁在海丝特·白兰额头上烙个印，这样她才会有所顾忌，才不敢胡来。可是他们在她衣服的胸口上贴个什么东西，那贱货才不在乎呢。瞧吧，她还会拿个胸针什么的别住它，弄成个不三不四的装饰品，她还敢戴着它走街串巷呢。”)

“算了吧，”一个手牵着孩子的少妇语气温和一些，“她爱怎么别就怎么别，痛苦总还留在心里嘛。”

“别扯什么标记、烙印啦！什么别在胸口上，烙在额头上，全都放屁。”又一个女人嚷道，她是几个自告奋勇的法官中模样最丑的。“这个贱货该死！大伙儿都没脸见人。难道现在没王法了吗？圣书和法典上明明写着的呀！要是法官大人的老婆、女儿也跑出去干这号事那才好看哪！”

“别瞎嚷嚷啦，太太，”人群里一个男人开了腔，“女人除了上绞刑架时还会安分守己之外，就没别的德性了吗？话别说得这么刻毒。瞧，正在开监狱门大锁呢，白兰夫人就要出来了。”

牢门打开了，一个面目狰狞、杀气腾腾的狱吏往门口一站，恍如一道黑影霎时窜进明媚的阳光。他身上佩着剑，手里握着官杖。他的铁板一样的脸孔代表教规的严厉与无情，他的职责是对犯人执行法官的最后判决。狱吏左手握住官杖，右手抓住一个年轻女人的肩膀使劲往前推。走到门槛的时候，少妇一把推开他，露出一副自尊与倔强的神态，径自踏进明媚的阳光。她怀里抱着一个约摸三个月大的婴儿，孩子眨巴着眼睛，耀眼的阳光刺得她迅速转过脸去，因为自从她呱呱坠地以来，一直被牢房的黑暗所包围，还未见过一缕阳光。

年轻的母亲一瞥见黑压压的人群，立即本能地抱紧婴儿。这

迅速的动作不完全是母爱的冲动，就那么紧紧一抱，把缝在胸前的标记完全遮住了。不过，很快她就醒悟到婴儿也是她的耻辱的标记，用她来遮掩另一个标记实在不高明。因此，她干脆把婴儿架在手臂上，涨红着脸，却浮出高傲的微笑，用一种不甘受凌辱的目光注视着她的邻居与熟人。在她衣服的胸口上绣着一个猩红色的 A 字，字是用红布剪的，四周精巧地绣着金丝线。它精美别致，鲜艳夺目，成了衣服上十分惹眼的装饰物。这种服饰与她的年龄是相配的，然而却大大超过了殖民地规定的节俭的范围。

〔少妇个子颇长，身段窈窕匀称，一头乌黑光洁的秀发散披至双肩。肌肤鲜嫩的脸庞妩媚动人，还有那弯弯的娥眉和乌灼灼的眸子使人难以忘怀。即便在贵妇人必须具有典雅风度的年代，这少妇的绰约风姿也足以证明她具有贵妇人的气质。她的气质更多地从神态与尊严的神色中流露出来，而不仅仅在于她优雅斯文的举止。如果用过去对贵妇人的标准去衡量海丝特，无疑她是一个十足的贵妇人。那些认识她的人，或者以为灾难的黑云会夺去她的光彩的人，此时惊愕万分，因为她依然光彩照人，甚至使包围着她的不幸与灾难也成了耀眼的光环。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她身上痛苦的影子。她在牢房中特意为这个场面刺绣出惹眼的服饰，完全按自己的想象去表达意愿，她用花哨、艳丽的奇特玩意儿去宣泄不甘约束的情绪。此时此刻吸引住大家视线的是绣在她胸前的那个猩红字母，精巧夺目的红字使认识她的人吃了一惊，几乎认不出她。正是红字的魔力使她与众不同，成了超然物外的圣灵。〕

“她的针线活倒挺棒的，”一个女人说，“不要脸的贱货还在这时候露一手，那不是分明在笑话我们的长官吗？要处罚她还逞什么威风？”

“这衣服够花哨的，要是从她圆滚滚的肩膀上扯下来才好看呢。绣得那么好看的红字别要了，我赏给你那块害得我得了风湿病的法兰绒吧！”一个脸孔阴沉的老妇人说。

“嘘，安静点儿，”人群中最年轻的女人说，“别让她听见，她刺绣的时候每一针都往她心里头扎呢。”

面目狰狞的狱吏用官杖作了个手势。

“让开，诸位，请让一让，”他喊道，“让开一条路吧，我答应大家，把白兰太太放到大伙儿都瞧得见的地方。从现在开始到午后一点钟，让男女老幼都好好瞧瞧她的衣裳，祝福马萨诸塞州正义的殖民地繁荣昌盛，让一切罪恶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海丝特，走吧，到市场去展览你的红字吧。”

人丛中立刻闪出一条小路。海丝特·白兰跟着狱吏和一群脸色严厉的男女走向指定惩罚她的地方。一群好奇的小学生在前面奔跑，他们并不了解将要发生什么事，只知道为这事儿而放假半天。他们不断回过头来瞧她，瞧她怀里的婴儿以及她胸前象征耻辱的红字。从监狱到市场其实没有多远，不过因囚犯的感觉大不一样，那仿佛是一段漫长的路程。虽然她神情傲然，但在无数愤怒目光的监视下，她每迈出一步都感到一阵绞痛，如同把心脏割出来掷到街上任由人们践踏。好在我们的人性还有一个奇妙而仁慈的特点，犯人在受刑的时候并不怎么觉得痛苦，只是在受刑过后才感到难忍的折磨。海丝特·白兰保持着一脸平静的仪容走完这段痛苦的路程，走到市场西端的绞刑台。绞刑台座落在波士顿最古老的教堂一侧，看上去它就是教堂建筑的一部分。

绞刑台本来是一个处罚的刑具，经过二三十年的沧桑，如今成了历史的和传统的东西。不过在过去，它和法国恐怖党人的断头台一样，是教育人弃恶从善的颇为有效的工具。简单描

述一下的话，这是一个平台，台上竖着木头做的枷板，犯人的脖子被紧紧地卡在木枷的圆圈里，他只能使劲撑住脖子，让人仔细地瞧他的脸孔。这个木与铁做的大家伙本身就是一种耻辱，还有什么暴行比这更加违反人性呢？禁止罪犯因羞辱而掩起脸孔，这样做也是为了惩罚。给海丝特·白兰的惩罚与其他案件大致相仿，她只需要在台上站几个钟头，而不必将脑袋伸进木枷忍受扼颈囚首之苦。她神情泰然地登上木台阶，走上齐肩膀高的平台，环视广场周围的人群。

〔在这群清教徒当中倘若有一个是罗马教徒的话，他会立刻从这个美丽的妇人，艳丽的服饰，优雅端庄的神态以及怀抱里的婴儿联想圣母——一个吸引无数画家竞相描绘的形象。只有经过对照，才更容易想象出神圣的母性，正是她手中的婴儿才使世界免遭灾难。〕然而，正是此时此地，人性中最神圣的地方却深深地埋藏着罪恶，为着这妇人的美丽，世界变得愈加黑暗，为着这新生的婴儿，世界愈加堕落。在人还不致于堕落到以微笑代替颤栗之前，目睹了罪恶与耻辱之时，不由自主地会在这种场合产生一种畏惧感。目睹海丝特当众出丑的人们，那时还未完全摆脱纯朴的天性。如果宣判她死刑，他们会神情严肃地注视着她吊死绞架上，绝不会为刑罚过严而嘟哝。也不会有人冷酷无情到把这种场面当成热闹的话题传来传去。纵使有人打算把它当作笑料也会立即被制止，因为这时总督、随从、法官、将军以及城里的牧师正在议政厅的阳台上，或站或坐，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广场上的绞刑台。有这么一群显贵要人亲临现场成为观众的一部分，又出现在不至于降低身份的地方，足以说明这个判决具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因此，人群中气氛严肃，个个的脸都绷得紧紧的。无数目光像利箭一样射向这不幸的罪人，盯住她的前胸，使她觉得无地自容，艰难地支撑着自己。这时的